

建筑文化名家随笔

刘心武建筑文化酷评

材质之美

刘心武·著

“您觉得‘大鸟巢’好不好看？”一位大学生问我。
“大鸟巢”指的是现在已经破土动工的2008年奥运会中心运动场，相信人们都从传媒上看到过它的设计效果图。这位大学生知道我涉足建筑评论，所以想听听我的看法。
我对提问的大学生说：“好不好看，也就是视觉享受，只是一般人评判一个建筑物的起点，有的人对建筑物的评判总停留在这一点上，再迈不出新步，更上不了层楼，起点也就成了终点，这个建筑好看，那个建筑难看，评来判去，意思不大。”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材质之美

——刘心武 建筑文化酷评

刘心武·著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材质之美——刘心武建筑文化酷评 / 刘心武著. —北京: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4. 5

ISBN 7-80159-579-3

I. 材... II. 刘... III. 建筑艺术—艺术评论

IV. TU-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262 号

材质之美

——刘心武建筑文化酷评

刘心武·著

出版发行: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6 号院

邮 编: 100044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68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59-579-3/TU · 304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联系电话: 010-68345931

刘心武创作简历

1942 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1950 年后定居北京

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1958 年发表第一篇文章

1977 年 11 月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轫作，引起轰动，走上文坛

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有《我爱每一片绿叶》《黑墙》《白牙》等

中篇小说代表作有《如意》《立体交叉桥》《小墩子》等

长篇小说有《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等

1985 年发表纪实作品《5·19 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再次引起轰动

1986~1987 年在《收获》杂志开辟《私人照相簿》专栏，开创图文相融的新文本

1999 年推出图文融合的长篇《树与林同在》

1992 年后发表大量随笔，结为多种集子

1993 年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并将研究成果以小说形式发表，汇编为《红楼三钗之谜》

1993 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 卷

1995 年后开始尝试建筑评论，1998 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

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代表作有《我是你的朋友》《我可不怕十三岁》《善的教育》等

作品多次获奖，如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班主任》获 1978 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此外，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儿童文学《看不见的朋友》《我可不怕十三岁》都曾获全国性奖项；长篇小说《四牌楼》还曾获得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第二名

至 2003 年在海内外出版的个人专著以不同版本计已达 116 种

若干作品在境外被译为英、日、法、德、俄、意、韩、瑞典、希伯来等文字发表、出版



我的建筑文化酷评

· 自 序 ·

“您觉得‘大鸟巢’好不好看？”一位大学生问我。

“大鸟巢”指的是现在已经破土动工的2008年奥运会中心运动场，相信人们都从传媒上看到过它的设计效果图。这位大学生知道我涉足建筑评论，所以想听听我的看法。

我对提问的大学生说：“好不好看，也就是视觉享受，只是一般人评判一个建筑物的起点，有的人对建筑物的评判总停留在这起点上，再迈不出新步，更上不了层楼，起点也就成了终点。这个建筑好看，那个建筑难看，评来判去，意思不大。其实，评判一个建筑物，视觉固然首当其冲，但建筑物应该取悦于我们的，主要是其功能性，也就是好不好用，以人为本来评判建筑，那就应该从其对人的眼、耳、鼻、身、心等的感受全方位来展开探究。拿‘大鸟巢’来说，对其鸟瞰、远观以及置身其中的视觉感受只是一个层面，而且是一个比较肤浅的层面，我们务必要再提升几个层面来评判它，比如，当一个观众活动在其中时，他的身体与整个运动场的那些空间的比例感受如何？这种‘比例感受’在大型公众共享空间里，对于进入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普遍觉得‘比例失当’，让个体生命的身心觉得狭促，或觉得空间过大从而产生不安全感乃至恐怖，那样的设计就应该视为失败。除了这些层面以外，建筑从艺术构思到总体设计，再进入到技术方面的落实与工程的推进，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可就太多了，其中材料的选择、运用就是一个万不能忽略的方面。何况，建筑与自然的关系，与周边已有或将有建筑的关系，也就是环境配置方面的问题，还有，单个建筑与建筑群的关系，与道路桥梁的搭配，扩大来谈，也就牵扯到城市规划问题。而且建筑特别是大型的公共建筑，里面包含的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问题更复杂而深刻，像业主与建筑师的关系，设计师与工程师的关系，而归里包齐，还有一个跃升至形而上层面的问题，就是建筑理念、建筑哲学、建筑美学、建筑人类学等等方面的探讨。所以，希望我们今后谈论建筑时，可以从‘好不好看’入题，

但绝不能停留在此踏步，一定要从这个起点辐射出去，提升几个层面，才能有较多的收获。我现在写的一些建筑评论，其实已经不只是涉及建筑，应该说是系列的建筑文化批评。”

“嗨，您可真够酷的！”大学生笑着揶揄我。

我的文风，有人认为是比较温柔敦厚的，思考问题往往能尽可能多照顾几个方面，立论避免绝对化，多元、宽容的主张贯穿在字里行间，因此我的建筑评论与建筑文化探讨，似乎也就很难说是酷评。其实，这些年来“酷”的流行，是从西方引进的，按我的理解，英文cool的原意是凉爽，后来转意为一种冷的美态，比如走猫步的服装模特，大概是为了主要以身上的时装引人，面部表情永远保持在一种冷然的状态，但人们追求时髦的结果，是不但欣赏那些时装，也欣赏那模特的冷美，后来也不仅服装模特，大凡新潮的消费文化，都推出冷美式的风格。这风格的内涵渐次增多，冷美而冷傲，冷傲而“冷眼察世”、“冷语臧否”，传到中国，文坛上出现所谓“酷评”，多以刻薄、不留情面为其特色。我以为中国的“酷评”，把“酷”的内涵限定得太狭隘了。其实宽泛意义的酷评并不一定是一味地刻薄，以羞辱对方为能事。我的这些评论，切入点相当时髦，冷眼旁观，绵里藏针，坚持个性己见，努力提升层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游刃不敢自称有余，但相信读者读来能有快刀切肉的感受。当然，因为毕竟只是个这方面的“票友”，外行话总不可免，而且“站着说话不腰痛”，所以我恳请所有读者特别是建筑界人士多多指正。

1998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我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至2001年已印了四次。2004年，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又将推出我的《材质之美——刘心武建筑文化酷评》，这本书里所收入的，是与那本全然不重复的近几年的新文章。我之所以大言不惭，敢说自己的这些文章是建筑评论，是建筑文化批评，而且是更上层楼的酷评，说老实话，那心理动机，一是自问也问人：我们究竟还要把自我收敛当作“谦逊谨慎”来相互约束到几时？反正我是不想再自轻自敛以求一声“乖乖”的夸奖了；二呢，这是更重要的，我想现在的新建筑真如雨后春笋，城市的扩张也真如墨泼宣纸，但我们非广告推销，非宣传报道，也非说古论旧的，针对时下、直面现状的，非派领任务而是独立发言的建筑评论和建筑文化批评，不是稀少得很甚至是缺席状态吗？这几年我算是持续地进行独立发言的一个，我抛出这些砖石，确实意在引出天女散花般的块块美玉。我的这一企盼，一定不会落空！

感谢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使我在建筑评论方面得以展示最新成果。还要感谢责任编辑佟令玫女士，她为此书付出了很多心血。也感谢鄂力、史新先生，书中的大量照片是他们按文章内容奔走在京城各处拍摄的。

目 录

Contents

001 视觉之外	032 片瓦无存	064 天使的酒涡
004 建筑的戏剧性	034 砖入历史	066 令人切齿的“烤箱”
006 作为雕塑的建筑	036 材质之美	068 墨尔本地标毁誉录
008 作为建筑的道路	039 觅得桃园好寄情	070 厂房办公仓库安家
010 舞蹈的建筑	043 什刹湖畔千斤椅	072 拼贴北京
012 万般艰难集一顶	046 北京城的建筑色彩	078 一厘一缕总关情
014 方要中轴圆要心	048 我们共同的“五味盆”	081 建筑师与业主
016 半城宫墙半城树	050 珠走玉盘喜煞人	086 建筑艺术与艺术建筑
019 玲珑	052 景随人置	088 从大挂历到大沙盘
021 剔透	054 公共与共享	090 园成景备特精奇
023 跃动	056 深谷与峻峰	092 城市广场的伦理定位
025 洁爽	058 天眼恢恢	094 步行街的心理空间
028 说门槛	060 比萨三姝	097 维护城市传统情调空间
030 蝴蝶窗	062 凡尔赛大章鱼	100 欧陆何风情?



- | | |
|----------------|---------------------------|
| 103 广告地理 | 138 天棚将军 |
| 105 四合院与抽水马桶 | 140 奥迪麦秸 |
| 109 平静对待一个“拆”字 | 142 车厢座 |
| 112 “城”的诱惑 | 144 望门挑眉 |
| 115 “顶”的焦虑 | 146 营造个性空间 |
| 118 小风景与大环境 | 148 空 |
| 120 温榆河的气息 | 151 四白落地 |
| 123 潮白寻波 | 153 清冷香中抱膝吟 |
| 126 寻觅满井 | 155 室内望点 |
| 128 重新打扮泡子河 | 156 瓜果装饰有奇趣 |
| 130 床前明月光 | 158 功利中的高雅——读《贝聿铭传》 |
| 132 野景是金 | 160 生命的气根 |
| 134 蓊蔚洏润之气 | 162 建筑评论——我的新乐趣 |
| 136 “金丝楼” | 164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抚摸北京——刘心武与北京 |

视觉之外



据说，国家大剧院的业主代表，对参加投标的设计者们提出了三个“一看就是”，即要求所设计的作品要一看就是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建在天安门广场的剧院。由此，引出了争议，如学者叶廷芳就强烈质疑，他举好评如潮的悉尼歌剧院为例，那建筑的外观，一看就不是传统的歌剧院；他认为凡人类的优秀建筑文化遗产都可大胆借鉴，不必“一看就是中国”——这里插入一个我想到的例子：北京阜成门内和北海公园的白塔，一看就不是中国而是尼泊尔的建筑风格，可不也挺为北京的城市风貌争光吗？——他还认为以有政治内涵的概念来要求设计者达到第三个“一看就是”更无必要。这关于三个“一看就是”的争论，大概还会继续下去。

其实，建筑物，尤其是大型的公众共享建筑，不能仅从视觉上去要求和评价。拿国家大剧院来说，它是为所有公民而建的，而有权利享用它的公民中，就有绝对不可忽视的盲人社群，盲人公民不仅可以用听觉到大剧院中去享受悦耳的音响，他们也还可以通过其他的能捕捉信息的感观，去细品大剧院的种种曼妙之处。除了盲人，还有聋哑人，以及其他状态的残疾人与智障人，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建造，是一定要把他们的享受权益考虑在内的。

参与国家大剧院设计的机构，他们的设计方案，已在北京向公众展示过，业主方面和评审者，都能做到尽可能地听取一般民众的意见，体现出必要的慎重，这很好。一些看过展示的朋友，提及他们中意或不中意的方案时，频频使用着诸如“让眼睛一亮”、“好看”、“顺眼”或“看着别扭”、“似曾相识”、“难看”等褒贬词语。这也难怪，一般建筑设计的沙盘模型，所提供的信息，主要就是视

觉上的感受。

讨论建筑与人，特别是公众共享建筑与人的关系，无论在实用功能上还是审美功能上，都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视觉这一个方面；视觉感受，即我们一般所说的“好看”或“不好看”，也许是评价一组建筑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但必须指出，它未必是第一位的。

我以为，一组公众建筑，它首先应该让公众感到舒服，这舒服不仅应体现在视觉上，也应该体现于其他方面的感受上，最后，应该渗入心灵，升华为一种由衷的欣悦，一种自豪感，乃至一种哲理性的憬悟。拿国家大剧院来说，作为一个公民，我到那建筑群中去，不仅应该能从观赏具体的剧场节目中，感受到其视听功能的健全优异；也不仅应该从附属的服务性设施中，感觉到舒适方便；更不仅是从其整体气势和局部造型上获得视觉上的美感；我还企盼着，那建筑群本身，就应该成为一个大型的舞台，给我这样一个公民，享受人生的丰沛乐趣。我虽并非盲人，然而，我也可以在那建筑群中的某一部位，舒适地坐在某处闭目养神，从设计者的精妙设计中，听觉上吸纳到若隐若无的“市声”，皮肤上感受到疏导恰切的气流，嗅觉上感受到建筑材质的良性气味，并因建筑空间中人造水景与花坛树木的配置而感受到滋润与芳馨……倘若我徜徉其中，则我的骨骼应有一种位于大型人造空间里的特异感受，那室外空间应该是既有管道式也有敞开式的，应有民众自娱的区间，使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可分可合，可隐可曝……最后，引发出公民的尊严感，民族的自豪感，以及与整个人类亲合的愿望——大同的理念与人道的情怀。我这种种远非“一看”就能概括的合理欲求，都应在国家大剧院的建筑群中，获得满足。

我对国家大剧院的这些具体的渴求，是否有点过分，成为苛求了？也许如此。但无论是业主、设计者，还是评论者，能在视觉效应之外，多考虑一些方面，我想这对于好建筑的出现，实在是十分必要的。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许多的大型公众共享建筑都在上马，因此，我切盼自己全部意见中的这个核心观念，不仅能引起与国家大剧院有关的各界人士重视，还能引起更多地方、更多人士的呼应。



建筑的戏剧性



西洋古典建筑有一派很讲究戏剧性，比如罗马梵帝冈建筑群，先以拱廊围合的广场构成气魄宏大的“序幕”，引入圣彼得大教堂后，奇观叠现，除了地面上的瑰丽殿堂，还可循螺旋阶梯转入地下系统，里面是历届教皇和红衣主教的陵寝，气氛特异……此“幕”过后，进入西斯庭教堂，换了一幕，其由米开朗琪罗绘制的天顶画，展开了创世纪的雄浑场景……总之，踏庭入室宛若观剧，一番铺垫，几度曲折，高潮陡起，而煞尾悠然。

中国古典建筑的审美追求中，戏剧性往往也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曹雪芹写《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虽然并非现实中真实园林建筑的摹写，而是加上了主观想像，但其中对园林建筑戏剧性的刻意强调，也确实有着坚实的现实依据。他笔下的大观园，大门开启后，“只见迎面一带翠障挡在前面”，怪石藤萝掩映中，微露羊肠小径，这就很有“戏”。大观园中的怡红院房舍建筑更是“好戏连台”，他三次通过不同人物的观察感受来写怡红院的妙趣，第一次是贾政等步入尚未启用的内室，只觉得花团锦簇，剔透玲珑，“倏尔五色纱糊就，竟系小窗；倏尔彩绦轻覆，竟系幽户”，“未进两层，便都迷了旧路，左瞧也有门可通，右瞧又有窗暂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书挡住，回头再走，又有窗纱明透，门径可行；

及至门前，忽见迎面也进来了一群人，都与自己形相一样，却是一架玻璃大镜相照。”这架玻璃镜，在第二次通过穷亲戚贾芸的眼中再次得到描写：他听见贾宝玉招呼他的声音，“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闪烁，却看不见宝玉在那里，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从镜后转出两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来……”第三次则通过村妪刘姥姥的遭遇来写，刘姥姥面对那房舍里的西洋式透视立体人像画和新奇的玻璃镜当然更觉惊奇，她用手去摸那大穿衣镜，“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开合，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消息，掩过镜子，露出门来……”可谓达到了戏剧性的最高潮。概括以上描写，可知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戏剧性趣味主要体现在：曲径通幽，七穿八达，勾连回旋，迷离扑朔，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但西方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与文学上的反情节，绘画上的反具像，戏剧上的崇荒诞一样，建筑艺术也渐渐抛弃了戏剧性，其中一派更强调简洁，直奔功能，如包豪斯学派设计的公共建筑。但随着岁月流逝，在越来越崇尚多元化的今日，戏剧性似乎又开始回到了某些建筑设计师的思维中，某些后现代建筑在讲究拼贴性、装饰性的时候，把古典建筑中的某些戏剧性元素也加以了拼贴，以为装饰，如法国年轻的建筑设计师B·赛禄为多尔多涅市中心设计的西拉诺居民住宅综合楼，就使用金属网络与异形挡板在楼体立面外构成了变化多端的走道、外廊、小平台、安全梯，“戏味”十足，使整个居民楼生气盎然、妙趣横生。

目前已经正式开工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其设计风格完全是非古典的，既非西洋古典更非中国古典，但它在戏剧性的审美追求上，却有与中西古典建筑中某些流派相通融的内在脉络。首先，它在视觉上构成惊奇性冲击，而戏剧的要义之一就是营造惊奇；再，它让UFO式的水晶半碟体“开裂”地暴露出部分内堂，“犹抱琵琶半遮面”，勾人追索，这就很有“情节”；它还让其四周环绕水池，其倒影在多风的北京会常有摇曳之姿，并且让观众穿池而入其中，这就很有戏剧那动感十足，幕幕推进，以达高潮的特点。我企盼能有优良的施工效果，把其“戏中有戏”、“浑身是戏”的独特设计创意完美地体现出来。

当然，戏剧性元素不宜在建筑设计中滥用。使用不当，不仅会在艺术趣味上流于粗俗堆砌，而且会妨碍功能性正常体现，并且会大大地增加建筑成本，必须三思而后行。



作为雕塑的建筑

本来我写下的题目是《建筑与雕塑》，但那样会让一些人以为我所要谈的仅仅是作为建筑物附属成分的装饰性雕塑。不妨先从这个角度谈谈。依我观察得来的体会，建筑物附属的装饰性雕塑大体上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连体的，另一类是离体的。所谓连体，就是雕塑与建筑物本身相连接，比如巴黎圣母院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有二十八具以色列和犹太国王的雕像；再往上，在大玫瑰花窗前面，则是更加醒目的圣母以及护卫着她的圣子与天使的圆雕，等等。西方古典建筑物上的连体雕塑，无论是完整的圆雕、半圆雕还是浮雕，多半以装饰性为主，这些装饰品当然会含有某些宗教或世俗的意义，却并非建筑物本身必须具有的承重或切割空间区域的构件。中国古典建筑上的大型连体雕塑似较少，个别殿堂的立柱上或许会出现盘龙雕塑，但那有特别的使用规则，绝不普及；宫室、宗教建筑的顶部会有螭吻檐兽之类的名堂，不过在比例上一般不会十分突出，而且往往还具有十分明确的功能性；民居园林建筑会附属许多琐细的雕塑，如精美绝伦的砖雕，但如果是人物造型一般都不会超过三十厘米，绝少有西方那种类似真人甚至超过真人高度的圆雕出现。所谓离体雕塑，就是配合建筑物但离建筑物又有一定距离的雕塑。西方的这类古典式雕塑多注重与建筑物周遭的花草树木水域丘壑相配伍，中国的这类古典式雕塑则更专心于与建筑物本身呼应，如牌楼、华表、石狮等等，即使周遭没有花草树木，这些格外讲究对称、均衡意蕴的离体雕塑也能产生如花似树的美感。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建筑科技、建筑工艺、建筑材料、建筑施工管理等方面日趋一致，建筑规划、建筑设计方面很难像古代那样东西方各自一套，势必也要趋同。现在的新建筑越来越讲究简洁，即使是新古典主义建筑，或者讲究拼贴效果的后现代建筑，在使用连体雕塑这种古典建筑语汇时都十分慎重；大多数建筑设计基本上完全杜绝了连体圆雕，半圆雕也很罕见，只偶尔搞一点浮雕，而且往往还是浅浮雕。至于离体雕塑，虽然现在使用得相当多，但一是很少采用对称、均衡的配伍方式，二是越来越趋向于抽象化，在当前的中国，最受欢迎的是介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那种，

例如北京建国门内长安光华大厦前面的戏曲脸谱雕塑。

现在我要说到正题，就是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种建筑理念：建筑物本身就该是一种大型的雕塑品。法国雕塑家罗丹一般以石料搞雕塑，他有个说法常被人引用，就是在他看来，完成一件雕塑，只不过是把石料的多余部分去掉罢了。作为雕塑的建筑，是不是也可以作如是观呢？除了中国西北的窑洞那类很特别的建筑，一般来说，是不可以这样说的。罗丹的雕塑是“有中生有”，建筑师的设计则是“无中生有”。或许可以这样反过来说：在建筑师看来，完成一件建筑设计，只不过是在大地上把必须多出来的东西让它多出来罢了。低能的雕塑家总不能恰到好处地去掉石料的多余部分，常常该去掉的没能去掉，而不该去掉的却愣给削掉了。低能的建筑师总不能恰到好处地无中生有，现在的通病，似乎更多地出在生出来的东西过多，而不懂得节制。

有的建筑师本身就是雕塑家，比如法国的柯布西埃。他有许多可以放置在展览馆里供人当作单纯的造型艺术欣赏的雕塑作品，而他设计的位于小丘上的朗香教堂本身也就是一件完整的大型雕塑艺术品。柯布西埃的成功昭示了我们，想像力对于建筑师有多么重要。从前人的创造里获得启示是必修之课，但总是从老师那里偷艺，再聪明也不过是设计出一些可以获得高分的“作业”罢了。想像力的最高层次是“前不见古人”，甚至也不期望“后有来者”，从厚积的学识与经验中先达到“无”的境界，再“无中生有”出瑰丽诡奇的设计。悉尼歌剧院、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或许还可以把上海的金茂大厦，都归纳为这种想像力的产物。安德鲁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那“大水泡”的方案出来以后，一位朋友在我面前惊呼：“亏他想得出来！”他是愕然并且愤怒，因为他说他“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来国家大剧院可以是这种模样！”我却先是本能地叫好，然后才去细究其功能性是否有漏洞需要弥补——比如因为在天安门地区必须限高，所以整个剧院的使用空间是下陷的，那么观众的疏散会不会派生出多余的麻烦和隐患来？我的叫好也使用了同一句式——“亏他想得出来！”只是口气里充溢着狂喜与钦佩，我以为人类文明中最可宝贵的就是突破性的美好想像及其把想像勇敢地化为现实存在的作为。安德鲁的设计使建筑物本身构成了一件大地上的巨型水晶雕塑，只要他能把功能性方面的欠缺修正好，我以为北京市民可望在不久的将来从那座建筑里享受到一种特殊的快乐。

把建筑物本身作为一件大型雕塑品来想像，这是我对当今建筑师进入设计思维时的殷切期望。



作为建筑的道路

在我与北京电视台合作的《刘心武话建筑》系列节目里，有一集是《桥梁与道路》。有的观众开始不明白：桥梁作为建筑还说得通，道路难道也算一种建筑？

道路当然是建筑，而且是很重要的建筑。道路所形成的既具有规定性又具有开放性的空间，使人类生存不仅超越了所有植物，也优胜于所有动物，比房屋那类建筑更能体现出人类生存的尊严、智慧与乐趣。古代的道路比较简陋，而且多半是断断续续地存在，所以如果从空中鸟瞰，轨迹不是太醒目。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大型的墙体建筑。比中国万里长城更古老的埃及金字塔，则是巨型陵墓建筑；把它建造得那样大，并非是功能性方面的需求，以其庞大的存在骇人眼目，激起人们的敬畏感，恐怕才是其首要的目的。至今人类还有以大型建筑显示其文明程度的癖好。一些经济开始腾飞的发展中国家竞相建造“世界第一高楼”，并在城市中营造摩天楼群，究其心理，是在宣泄其压抑已久的“脱颖而出”的欲望情愫，也是刻意想在自己民族的土地上留下文明发展新阶段的醒目轨迹。

但是，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降，如从空中鸟瞰，最眩目怡神的文明成果往往并非大体量的建筑或摩天楼群，而是由公路网络构成的轨迹。

无论建筑物多么庞大，从空中下望，也还只能构成一个“点”。像长城那样的建筑固然可以成“线”，但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那样的屏障已经完全失却了其功能性，不可能再有仿效者。如果城镇等密集居民点是“面”，那么，联结当今的“点”、“面”的“线”，就是道路。铁路线一度是从此“面”到另“面”的最长的路径，但到了二十一世纪，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最长和最具网络效应的道路则是公路，特别是快速发展中的高速公路。

现在衡量一个国家与地区的文明程度，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看那里有多少庞大的建筑或有多少密集的建筑群，而是要看那里有多长和多少具有网络沟通价值的高速公路。

有些人认为，公路固然是重要的，但只具有功能价值，不具有审美价值。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地球上的人文景观，大而言之，站在地面观察，要看建筑物群体所构成的天际轮廓线；从空中鸟瞰，则是道路和桥梁构成的轨迹。在高原山区，蜿蜒盘旋的公路如丝绸飘舞；在平原旷野，笔直的公路如首尾相衔的利箭。我曾多次在飞机上凭窗俯瞰，每当航班快抵达目的地时，会越来越清晰地观察到公路在广袤的田野与成片的建筑物中，构成明显的轨迹，尤其在接近大都会的地方，路径

会呈放射性恍若蛛网一般，其立体交叉处，更会有或似蝶翅或如盘花的银色弧线，细看之下，那些直线和弧线中都有各色“甲虫”在梭动——不消说，那是种种不同类型的汽车在各奔东西。我以为，那是人类在地球上所营造出的最美丽的建筑景观。世界上有的城市景观以其城内的建筑取胜，有的却凭其环城的公路景观取胜，比如美国的洛杉矶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摄影艺术家最喜欢拍摄的画面并非那些摩天楼，而是从飞机上航拍的城郊公路景观——乍看你会以为那是华美的刺绣作品。

路，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东西。尤其是现代化的公路，它的沟通能力真是太强了。我曾在美国乘“灰狗”（一种长途汽车）旅行，那车窗外起初是红尘万丈，一个眯盹醒来，窗外竟已是茂密森林；再一个眯盹醒来，窗外却是一派只有沙砾与稀疏灌木丛的荒凉；瞪大眼睛观望外面，渐渐地，树多起来，草茂起来，小镇在望，风力发电机仿佛巨大的儿童玩具……加油站到了，彩旗飘扬，一股快餐店的热奶酪气味袭进窗内……稍事休息后，继续旅行，送别晚霞，倏忽又有万丈红尘扑面而来，一个新的城市到了！美国因为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不仅长途汽车旅行十分快捷方便，自己开着一辆车，也能极轻松地周游全国；他们还时兴在假期租一辆“宅车”，去自己愿意去的地方暂住一时，那种大型汽车里面的空间十分合理地切割为小餐厅、卧室、卫生间，到了目的地，可以在指定的停车场把车上的上下水管道、煤气管道以及电缆与地面预置的管线接口接驳妥贴，吃喝拉撒睡带洗澡、看电视打电话，车里全解决了；这样旅游，既省钱，又有趣；也有某些美国人干脆就买辆这样的车，“处处无家处处家”，过起日子来了。我们中国的高速公路原来比较少，但改革开放以后，公路国道的建设进展很大，长途汽车业在线路、车辆、服务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可以从北京乘汽车风驰电掣地直达上海，就这段路的功能、气派及沿途景观而言，堪称世界一流。从空中鸟瞰我国大地，那银色公路的轨迹也颇动人心魄。当然，我们也不一定完全像美国那样，一味地修造高速公路，而令铁路业萎缩起来——我也曾在美国从旧金山乘火车去丹佛，那始发站之“门前冷落车马稀”，以及上车后一整节车厢里竟只有我和爱人两位乘客等情景，都令我永远难忘——美国毕竟支配着地球上最大份额的石油能源，个人拥有汽车的数量也是我们很难与之“水流平”的，我想，我们的铁路还应大大发展。过去，我们的铁路地理景观主要是“沉沉一线穿南北”，现在那鸟瞰效应花哨多了，还不够丰富畅达，还要努力铺敷才是。

在二十一世纪里，我希望我们国家更加文明，而从建筑业繁荣昌盛这个角度而言，我以为文明轨迹路为先，像摩天大厦那样的奢侈性地标我们是否一定要与别人“竞美”，似可讨论；而在公路、铁路的建造上加大力度、速度，尽快使我国成为道路最多最畅的强国，则应无可争议。祝愿我国的地图工作者在新世纪里不断地出现“欢乐的烦恼”——哎，又得在新版地图上增添新的铁路和公路了，忙不胜忙啊！